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

## 第十三回 王老道回觀邀眾友 老蒼頭書齋搭經台

詩曰： 只為玄門術太低，釀成禍患苦相欺。

頑皮道士遭羞辱，忠義蒼頭暗慘凄。

寶劍空持無用處，靈符已假便生迷。

群狐大逞妖魔技，須待純陽到此攜。

話說眾妖狐聞聽洞主吩咐住手，便一齊放下荊條，將各自拿的手帕俱都一抖，借遁光一齊回洞。王老道自覺羞愧，尚不敢抬頭，先慢慢的偷眼看了看，一個個俱都不見蹤跡，於是放開膽子，復又往四下裡仔細一望，方知這些女子已皆去淨。此時也不大聲兒說話了，一面哼著向蒼頭說道：「今日我可丟了人咧。你也不來勸解一聲兒。」

老蒼頭走至近前，先用手將他攙起，說：「我的道爺，你老還禁的住幾荊條。我要將妖精勸惱了，若再打起我來，同你老一樣，我可就早見了閻王爺了。快請起來，同我到前邊用齋去罷。」王半仙道：「我這嘴臉怎好前去見人？你快將門開放，當個屁放了我罷。」

老蒼頭聽罷，不覺心如刀絞，忙將王老道扯住，說：「如今神仙爺將妖精得罪了，妖精豈肯歇心饒恕我家？我的神仙爺，你老若再去了，誰還能保我們公子之命？今日你老雖然未能降了他們，咱們慢慢的再想主意。常言：『勝敗乃是常事。』你老倒不必如此愧作。回來用齋已畢，奉求你老細細的寫一道神疏，至誠向空焚化，哀告上天神聖憐憫老奴的愚衷，把我餘生陽壽借與我家公子，我這把朽骨情願拋殘，留下小主人的性命，不減周氏宗支。你老將此情達告過往神祇，奏與天曹俯垂鑒佑。你老雖體上天好生之德，大發慈悲呢。常言道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你老若一撒手而去，不但周氏斷絕香煙，你老見死不救，未免也有過處。況出家人同有善念，你老若從此袖手旁觀，我還往何處再能找似你老這等半仙之體去？還求神仙爺竭力搭救我一宅性命罷。」

此際，王老道見蒼頭悽慘悲聲，實在的進退兩難。自己心裡暗想：「妖精大約無別的本領，不過以多為勝。莫若我也多集幾個道友，與他們一對一個，就許可以取勝了。」

遂望著蒼頭說道：「你既然這等懇求，我只得仍給你們設法。適才我並不是要走。我想著要掏尋我師傅去，問問他，傳授我這些符咒怎麼捉妖治病倒不靈，挨打卻這麼快。倒是教的錯了，還是學的差了？我挨頓打倒不要緊，叫人連我師傅的法術都瞅著不高。我若在深山古洞摸著了他，我老爺兩個總得嚼會子牙呢。」蒼頭聽說去找他師傅，連忙問道：「令師是那位仙長？」王半仙道：「你站牢穩了些，要提起我師傅，還唬你一溜跟頭哪。」蒼頭道：「是誰這樣大名聲？」王半仙道：「叫甚麼『海裡奔』。」蒼頭沒聽說過這名兒。王半仙道：「不是『海裡奔』，莫非是『虎裡橫』吧！」蒼頭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大概是呂洞賓老祖吧。」王半仙道：「是他，是他！我是要試探你認得不認得。你敢則也知道這麼一位有字號的好朋友哪。你可老實等著我罷。我找了我師傅來，咱大家夥兒同妖精打場熱鬧官司，准保萬不含糊。我找我師傅可是找去，把妖精可是交給你咧，要跑了一個，可向你要倆。你放心罷，這一件事全都在我姓王的身上就是咧。」說罷，假裝沒挨打似的，揮了揮塵土，捧著手一直的便出了周宅後門而去。

一面走，一面低頭暗想道：「我自身入道院，本來沒學過一點法術。可巧今兒晦氣，遇著這些惡妖怪，被他們羞辱了一場。早知如此，很不該應允。倘若素日有些功夫，借著純陽老祖的名聲，制服了妖精，不但受周宅千金謝禮，而且還為同道增光，也顯自己的名。今反挨了這頓荊棍兒，豈不丟人太甚？這個臉須得想法找回才好。那怕到了觀院裡，給眾道友磕頭，也要叫他們幫扶我將妖趕跑了。不然，令外人知道，豈不輕薄於我？這個跟頭實在栽的無味。但我到觀內不可露受打的樣兒，須得這般如此的說去，管保道友必來。」於是慌慌張張，假帶滿臉怒色，一逕入了迎喜觀內。

且說這個迎喜觀，原是一座老道的長住處。地界寬闊房廣多。其中居住的老道，聚集極眾，雖無飛升的真仙，卻有修煉的道客。此時大眾俱在院內講論道法，只見王老道帶怒狼狽而歸。大眾看著他走至切近，一齊問道：「王道友今日出去，生意可好？為何這等模樣回來？」

王老道在路上已經安排妥了主意，今聽大眾一問，便故意歎氣說道：「眾道友你們猜，周家是怎麼宗事？原來竟是些年輕的女子混相窩反。我起初一去，老蒼頭說妖精鬧的甚凶，我便連忙施展法力。那知剛到他們公子書房，便從裡面風擺柳似的出來了好幾個最美貌的姑娘。我恐是他們的內眷，正要躲開，老蒼頭說：『那就是妖怪，快用寶劍捉罷。』並不是咱們攢細，果然是三頭六臂，青臉紅髮的精靈，那怕咱與他拼了命呢，這都使得。我想幾個柔弱女子，怎好與他們相鬥？常聽人說『男女授受不親』，咱要與這些小娘們動手動腳，未免叫人瞅薄了。再者又怕染了咱的仙根，故此不肯同他們較量。誰知這周公子竟招的些個會武藝的女孩子，見了我這樣年紀，以為可欺，便不知進退起來，暗中給我個冷不防，一齊上前，將我按倒，拿荊條棍倒把我好抽。將我抽急了，將要用寶劍亂砍。他們一展眼睛便都跑了。就象這麼白打白散，咱這迎喜觀豈不軟盡了名頭，令人恥笑？所以他們的千金謝禮，我也沒要，總得找回這氣來。我想我雖衰敗無能，我這有法力的師兄弟多著哪。我們一筆寫不出兩個道字來，他們眼看著我跌了窩脖跟頭，再無稱願之理。我回來時，已將這話發了出去。別管怎樣，望求眾道友有願去的助我一膀之力，不欲去的幫我個妙計。等著報過這仇來，再與老蒼頭要謝儀。」

眾道聽王半仙之話，一齊信以為真，同動了不平之氣，一個個發恨說道：「咱同是老君門下正派，王道友既然被欺，我等也無光彩。他們別說道教缺少人物，這等任他們放肆。要叫這些女子白欺負了，誰還敬咱迎喜觀是有名的道院？咱去報仇，也不用與他們對打，等著這幾個毛女兒出來，咱大眾也不怎樣他們，一齊將他們用繩捆上，兩人抬一個，全弄在咱這觀裡來，重重羞辱他們一頓，再將他們放回去，叫他們不好見人。周公子若是知道，也就不不要他們了，從此，那病也許好了。咱王道友這臉可就找回來咧。」

有兩個年長的道士說道：「這麼辦使不得。這些女子准要是人，仗著道友眾多，固可捉的住他們。若要弄在咱道院裡來，未免叫人犯疑，說咱們作事不正經。再者，這些女子倘若真是妖精，咱要同他們動手，焉能准保敵得住他們？咱們先問到底的這些女子準是人、準是妖，再作定奪。」王老道聽罷，說道：「我也辨不很準，要瞅他們一展眼走的那等快，多半是妖精。」眾道士說道：「若是妖精，更覺可惡咧。他們既然修煉，應該敬重道教。他們見了王道友畫符持咒，就當假裝懼怕，速行躲避，這才是知時務的妖怪。他們反給道友個沒意思，是何道理？如今咱也不必論他是人、是妖咧。咱們給他個兩全的道兒罷。」王老道聽了，忙問：「怎個兩全的法兒。」眾道說：「咱們大眾俱奔周宅，在他書院令人搭起一坐高台，咱們坐在上面，將《天罡》齊齊整整念七晝夜。這些女子要是人呢，見咱們眼目眾多，大約也不敢再進書室；若不是人呢，咱們念的這《天罡》，慢說是妖精，就是得道的仙子也得遠離。到那時，沒有了別的動靜，咱就說仍須大施法力，將妖精與他們剪草除根，好再多受用他們幾天。然須先對周宅講明，每日預備三餐，極要豐盛。你就說，我們俱是請來白幫助的，不圖甚麼，須得如此。然後，等著咱們回來時，再給王道友叫他們寫千兩銀子的佈施。你們說這個道兒好不好呢？」

王老道此刻已將挨荊條的難受撇在度外了，聽見眾道說的這法兒，又得吃喝，又得財帛，不覺心內暗喜，連忙對大眾說道：「眾位道友既有這等高見，務祈同我走這一次罷。」眾道士說道：「咱們同是道門枝派，氣體相關，不分彼此。王道友只管放心，不必游移，我等一定相幫。事不宜遲，速速到周宅說去罷。」王老道點頭，急忙復至周宅。

進了門房，叫人回稟了一聲。老蒼頭聞聽，連忙迎接入了客位，問道：「神仙爺回來了，可曾請得令師尊下降？」王半仙道：

「我為你們這事，可大費了力咧。我好容易到了海上仙山之處，找遍了三島的仙境，末後在蓬萊島內，方見了我師傅。我還未曾告訴他老人家，我師傅便早知道咧，先叫我坐在個神仙椅上，令仙童給了我一杯仙茶。我師傅對著我說道：「徒兒，你原來受了妖精的委屈了。這也是前生造定的因果，該有這場疼痛之災。本當下凡給你報此仇恨，無奈這幾個毛崽子妖精也值不得我身親臨塵界。我今傳授你個奇絕法，包管把那些毛妖精唬的他們尿流屁滾，連他姥姥家都認不得了。於是將訣法盡給了我。我忙著磕了個響頭。我又想起，這訣法雖然學會，尚不知怎麼施展，正想要說：『將用法亦求恩師賜教』，我師又早明白我的心意，乃復行吩咐我道：『你回去，先到周宅派人搭起一座法台，愈高愈好，再叫周宅多備酒肉。你從此可要開葷破戒，將你們觀裡眾道友邀上他十二位，我再賜你一部《天罡經》，連你共十三位，一齊念起。往來念他七晝夜，管把妖精捉淨了。』說罷，還叫我『不許索討錢財。等著完了，只叫周宅主人到觀裡五道廟前，寫五百六十兩銀子佈施。倘或周宅事畢之後負心不給，五道爺自必叫他們受報應，那可不是玩的。徒兒，你可記著。天也不早了，你下山去罷。』我就回來。這都是我師傅囑咐的話，叫人不可不信。所以我連歇歇腿都沒有，就忙找了你了。」

此時老蒼頭已是心迷意亂，只得百依百隨，忙說道：「令師既這等吩咐，豈敢不遵。」便急忙聚集眾工人，搭台的搭台，備酒席的備酒席。不好拙比，就彷彿辦喪事的一般掉起來。常言說：「為人最怕撓頭事。」老蒼頭被妖攪的毫無主見，這王老道之言明明不近情理，他聽著竟是實的一樣，只求有人捉了妖精，就花費千金也不吝惜。正是所謂：「得病亂投醫。」

且說眾工人將該預備的，件件俱都安排妥當焉，等這些嘴饞的老道好來吃這七天七夜。這王老道見法台搭起，酒席齊整，欣然便忙回了迎喜觀見眾道友，將周宅佈置的話，俱都一一說明。眾道聽了也甚歡喜，以為這好酒席一定吃到嘴裡咧。於是，忙差了四個伙工道士，挑著神像、疏表、香燭、供器、法衣、樂器等物，凡應用的，一概全都先送至周宅。隨後，王老道領著那十二個道士，拿著踏罡步鬥的寶劍一齊來到。又令當伙居道的鋪墊在法台上，設擺整齊。

不知眾道士如何做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